

古今說部林取書

第六集

一



古今說部叢書

古今說部叢書六集目錄

史乘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王文正筆錄 宋王曾

觚不觚錄 明王世貞

神怪

睽車志 宋歐陽立

說聽 明陸延枝

文藝

石林詩話 宋葉夢得

然燈紀聞 新城何世璠

律詩定體 新城王士正

聲調譜 益都趙執信

談龍錄 益都趙執信

西湖秋柳詞 歸安楊鳳苞

清供

幽夢影 天都張潮

幽夢續影 鎮洋朱嶽翁

游記

匡廬紀遊 武進吳闈思

安南紀遊 晉江潘鼎珪

襟志

涪翁雜說 宋黃庭堅

湖塘雜記 錢塘陸次雲

簪雲樓雜說 德清陳向古

天香樓偶得 橋李虞兆溢  
銷廊偶筆 商丘宋犛

古今說部叢書目錄終

玉照新志卷一

宋 王明清著

慶元丙辰。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眞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兼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旣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樂大衄。徐禧之徒死之。由是耻於佳兵。上亦鬱陶成疾。

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隍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况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占德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較多于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

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攷之。當知此言不誣。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買時成等。宣言欲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獄既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正由猜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剗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

竄之魂。亦信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詔。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以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志一書。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尙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俶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

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之後。賓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卽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

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遼。易字子開。與蘇黃游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云。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謫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駁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賀方回爲子開挽詞。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卽爲和寧也。少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明清述揮塵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攷之。云政和中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卽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爲靈璧縣。以眞州爲儀眞郡。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眞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侍讀。置侍講。後有欲爲皇族子孫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講讀。請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尙不可與王

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亨字嘉父。一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溫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籍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旣已收穫。枯莠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効此施行。裕陵覽奏不樂云。起詔佞一。至於此。何以敝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窻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裕陵親書其後云。此詞甚佳。不知何人作奏來。蓋以詔曹組者。今宸翰尙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崇出。深遽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嬪御闈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旣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噲左右勿恐。懼見其縝髮如雲。素頸燦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塵揮觸之。愕然。

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明清揮塵錄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秋浦朱去奢云。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沒後。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而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蕙帳。有照夜之寒缸。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趨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瑤宮。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錫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尙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中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一女人。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官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儕輩。笑且排之。

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卽除閣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拜廉察。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縉。資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髻斯士。鄭氏壻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于九重。上覽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臺。卽不復視。天語以爲器量如此。何足觀耶。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偷盡以過目。則不可回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



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螢。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蓋取於此。中父。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況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滄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緯之姪。爲學道休官。有法能致。致一作救

玉照新志卷二

宋 王明清著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閣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未有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優加爵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

邀功不能身任死事。卒至禍亂。可不痛哉。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西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爲誰。云包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塵前錄。載中書令舍人紅鞵。自葉少蘊始。出於姚令威叢話。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絕如此。詔令大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

湯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頒。有王令洙者。南郡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洙力勉之。且爲亟遣价疾馳入都。趨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哀。令洙爲保任申郡。遺澤遂沾其子。卽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位

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明清投轄錄所叙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於編外。曾祖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後果終漕輓。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爲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兒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齋。奈何。已而文肅罷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焉。彼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尙多。不能悉記。異哉。

明清揮塵後錄載周迎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于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財確行。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僞作一積。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

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愬宗社之神靈。下泄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矜乞爲郡守。今雖爲宮祠。叨切食祿。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誡。詔堯臣主管安府洞霄宮指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蓋知卿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註。後閱大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自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北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携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廼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尙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真奇物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又云。建炎間避地奉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嘗夜過渡。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

但見其軀幹長大。語雄聲勵。心竊疑之。忽徑劃水面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怖。幾觸仆。不知爲何怪。後亦無他。

黃進者。本舒州村人。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塋地于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他日須出名將。在傍默識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鳩集黨類。改涅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攘淮甸間。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後累立功。至防禦使。

自紹興講和以來。北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蓋常年之例。隆興間。北使往天竺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摹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欄牖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歎於遠人。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加嘆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乾道中。趙涓礪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震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

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圃。礪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閹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

錢處和。紹熙甲寅歲。爲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權橫逆拘係。適歲當行科舉。南夫爲請。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爲代。其後二公皆登揆路。處和雖止。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會之殂。更化之初。竄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恥言人過。仁厚之風。合以付昭陵。後來編纂聖政錄。適秉筆之臣。有託其間。羣從者略而不書。是致讀者爲之憤然。近修實錄。乃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奸惡。殆將併揜。深用歎惋。

高抑崇。當紹興中。爲禮部侍郎。忤秦檜。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爲書愬於秦。覲復職名。庶幾祿及後人。蓋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實。

延故述其家困苦之狀。秦覽書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強解事。乃妄增其產業以白於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亡始追賫次對而獲卹典。

隆興三年。趙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爲刑部侍郎。臚傳旣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覩見。可謂盛事。禮宜爲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無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鄭舉善。郭世禎。李大正。李泳。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窻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歸錄示安國云。我當爲諸公攷校之。明清云。淒涼寶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信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十年矣。主賓之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存於世。追懷如夢。黯而記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寔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



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掄戰沒之骸于淮上。外輩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卽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僧離。悉祝髮浮屠。想是日日辰絕佳耳。

歐陽詩云。蘇子美挽詞。秦邸獄冤誰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爲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禧勢方鼎盛。嘗託其客陸外之仲高問于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爲賞激。未幾會之歿。熺亦逝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狀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觀。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紹興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修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支軍食。則募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

以私務入倉小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倉黃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詢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諭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論薦。然露章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口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個霜天閑却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嘉定丙子。何文縝粟相。口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歎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于後。第二表

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愾。冀動淵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寔瀛內。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爲治。側身脩行。儉奉已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禱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盍還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縉儀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薦形於剡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乎舉觴。効罄輿情。頻于震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學建已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發乾元於向辰。自有仁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意。勤儉邦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勵風行。而成功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弦之遠。式全丕構。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歛福用錫民。登五成三。偉示茲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權謠。罔達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箕。

卷二終

玉照新志卷三

宋 王明清著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藉簞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卽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時相似耳。言猶在耳。興懷太息。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龔頤正易去。比觀洪景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攷。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盧指爲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杜子美作酒中八仙歌。叙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焉

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得之子韓璉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一日語外祖云。先丈嘗爲何處差遣。外祖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璉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蓋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卽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璉默然。闔席爲闕絕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剎。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之句。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攷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老未嘗先接。恐是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屠氏。其後海內推爲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卽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往投之。祥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卽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錫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着油衣食錫也。子厚啓齒。毅契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楮。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卽位。韓懿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

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既訟寃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籃。中人得之。遂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尙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携歐公書。覽見王文恪于宛丘。一見甚青。顧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吾之字爲遺。先祖遂更字樂道。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籍甚。於熙寧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壻。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情益稔熟。仲弓之弟卽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爲南道總管。先人爲屬階行。有督勸王師檄文。薦紳多能誦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暉以其子妻之。仲暉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朴魯庸人。

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婿。達夫之室。蓋檜妻之親姑也。達夫當闕。處以密州教授。翟公異爲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旣而寅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开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北。猝置爲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侵中司。口口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其不然。檜偶爲臺長。列名冠首。怒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旣陷此。無以自存。乃日侍于漢奸戚悟室之門。悟室素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漣水。軍兵始至淮上。旣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及至。遂殺超。旣退衆。復超子禩領軍事。年方十八九矣。禩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爲郡守楊揆所斬。顧揆之館賓。管當可救之得免。時斬王世忠。駐軍高郵。檜之不敢取道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入三江門。思陵方自温州槎乘入越。暫以駐蹕。富季申爲中丞。露章乞還其職於檜。亦懷其前日之忠。卽從其請。尋登政府。繼拜右揆。引公異爲叅政。季申爲右府。富翟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



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悟室相應。大拂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嘗聳動於四方。建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褫職告去。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閑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皆爲相主戰者也。適鄺瓊以市州叛。而聲遠以弗績。粘罕誅死。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陵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爲已任。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口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廻鑾。臥鼓滅鋒。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昌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遣遠竄。及夫求表勳之後。扶人之勢。權傾海內。不知有上鈐制。中外脇持。薦紳開告。許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奈何。此檜之罪。不可逃也。紀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視儀政。拜以滔天之罪。流放南州。旣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慥作郡守。王安道爲江淮守帥。以禩爲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私恩也。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鈎。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縉紳之戒。

東坡南遷北歸。次毘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呈。坡大喜爲之重寫。且以手柬囊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後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士典郡云。

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感之。誓與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浮萍。尙乞憐於塵世。命於葉薄。敢祈祐於玄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甘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尙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

上。脫禁錮於人間。既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纒織履。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隸事。雖甚親切。然黷穹甚矣。尋卽俱去。適王承可鐵爲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駕之功。聞已泛扁舟之楫。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檜殂。始獲昭雪。繼而入丞光祿。出守蘄春。以疾終於淮東儀幕。

玉照新志卷四

宋 王明清著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爲滄州儀曹。考滿哀鳴于外臺。及將白。自唯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爲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興後爲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宣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錫應辰。三人皆爲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未必墜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德縣。坐爲人假手。奏案至裕陵榻前。上閱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闕略。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令後止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彿無所往。

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爲湖州司錄。來省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六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無試頭。奈何。宏父云。審如君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尙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選。明年爲大魁。才數月卽入館爲郎。奉使二浙。經由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廼往庭參門生耶。

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妝楚楚。因縱步覘之。常不及焉。至空迥處。忽見回顧二人而笑。真絕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有身。訪乳婢。女僮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喝于轎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

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巨公爲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散去處。改端王府記室叅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席。寵祿光大。震耀一時。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切自欣。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爲太學生。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爲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爲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有禮筵之命。時陸氏已亡。

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偶因對揚奏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爲室。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彥文知非美意。卽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塵餘話載馬伸首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之。凡言與前輩說有異同者。今重錄其所記于後。靖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北軍前令推立異姓來未及應語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人情安得而易。舍立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彼。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狀云。伏觀大金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膺。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先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已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侯。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溷沒。欲辯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爲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饒震主。豈可蹈危機。掇家禍。然何公私自爲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時

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既寤。喻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沒。齎恨九泉。如此有意屬我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卽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彼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排日以復辟事中邦昌。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歸。秦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事。才啟封視牒。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先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對吏而栢臺考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爲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今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日。御批何先所犯。委是冤枉。令有司別定。遂復元官。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廢。朝廷雖欲用之。弗起。僅能食祠官之



祿一年而已。搢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老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

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於後云。伸伏見日者北兵劫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待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忍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國之威。使人游說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其所迫。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炭。辜負相公之初心矣。伏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爲真取太后命而後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專事權。行拘收候。立是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儻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

於公爲叛臣也。邦昌於是始下一令。一切改正。

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洲錄。已酉避亂錄二書相示。叙  
俶擾時事。今列於後。乙巳泗洲錄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洲之教授廳。適在  
寶積門。出門卽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况仰荀。其父爲發運司屬官。麻  
字在焉。以故無三五日。予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是時朱勔父子正得  
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託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  
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洲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  
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  
官吏皆廻候于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俟久之。令再通曰。睡  
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者見其驕傲。皆爲之不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  
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勔父子終竟如何。其後北兵入南。抵都城。上皇避位。  
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舫子東下。曰勔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  
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皂衫而繫皂縵。行于

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繳。壁矢張於船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纔到市。上皂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倖官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于南山窄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窄隘南山。卽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吉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北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橐駝。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孟袈裟。至親與着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窻。及再還。卽并所拆門窻得之。道流飄氣矣。明年秋。

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洲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廡。以待省試。以再遭闕。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預薦。必死于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得親來湖州。船纔過閘。卽潮落不可復開。而泗洲尋亦亂矣。嗚呼。北人憑陵。國家顛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勛一人亦在數。蓋勛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資。交結近習。進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縣。所獻才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遣權倖。以徼恩寵。故勛建節旄。子侄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廝役。日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勛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於是勛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口口。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

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歸田里。其假道泗洲也。遽蔽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既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召靖康之禍。而致國之危焉。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勦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盛。一相識言曰。書之內作色荒數語。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語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人之言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費辭說。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

此書于靖康間事頗能言之明瞭。可以補宋史所未備。第原本漫漶錯誤。詞句多有不可解者。稽固海上見聞。殊隘。勿勿校勘。不及更正。負疚實甚。

識者鑒之。 曝 曝 子 識

王文正筆錄

宋益都王曾孝先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日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爲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醕。即可爲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爲常制。自瑩始也。

眞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爲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妃。詔太宗世。止爲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眞宗儲邸。歷年最久。群萃中爲之冠首。衆皆憚

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歛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咸平中。邊鄙尙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者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索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特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卽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德清遠通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卽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

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日。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卽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畧。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爲定制。

王劍兒名彥昇。以善擊劍得事太祖。潛躍中。隸於帳下。顯德末。帝爲六軍推戴。還憩府第。召宰相。相諭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劍叱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鬪獷倉卒。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爲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醲。



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僊奉使而往。泊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藝然事。或過差。僊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僊爲始。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爲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爲定。

太尉王公曰。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因共相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卽令記錄。俾俟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旣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卽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

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眞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調之嫌。當湏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灤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卽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憫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一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勳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有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卽時竄逐德超。而待彬

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從容謂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贓事覺。下獄案劾。欺占未見。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昔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贖往。以爲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僊。其事亦寢。

太宗改爲右藏庫。今爲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勳位漸隆。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已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禮貌富貴。與佐命勳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泊。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自言素有癱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病患之狀。旣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

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相。且憚太祖英睿。具筭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名。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祀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長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攷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諤其方冬而賜單衣。諸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有夾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送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泊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

否。大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日真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饈。左右聲言飛蝗且至。上起至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甚不安。命撤匕筯。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及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爲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事。上在左。母后在右。出禁邑獨斷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末。自是不改其制。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

猶分其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爲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諸族。俱蒙選尙。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且任參知政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畫誥。王命急宣。或至盱眙。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寢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旣衰且病。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

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尙存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爲帥。沈倫總隨軍。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爲名。詣倫致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嘆。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弗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公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塗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劾。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怪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鬪。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



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彌臣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掌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樞密院所觀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模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

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近乎戲。抑斯言之玷。

尙書左丞陳公恕。峭直忠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諂讓。公斂裾蹶躅。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愨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猶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開。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卽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

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爲相。趙普執奏以爲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尙未進用。不爲不遺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爲見晚。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啟沃。而戡語不及他。首以牙帖爲言。先帝默然。翌日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職。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敘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願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豈可更親此事邪。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其重爵勸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於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爲

學士一日 眞宗承明再坐召對。

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  
此謂之倒坐御膳畢復坐則之再坐

亦

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階將謝  
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稱謝及其奏來他日亦不可面敍二聖優  
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對舍人以下卽燕服  
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王文正筆錄終

八

古今說部叢書

觚不觚錄

明太倉王世貞弇州著

孔子有言觚不觚哉。觚不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也。所謂削方爲員。斲朴爲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驂而賻。蓋皆寓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數躡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矣。高岸爲谷。江河下趣。觚之不爲觚。幾可莫辨。識閒居無事。偶憶其事而書之。大而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慨歎。若其今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目固不能二三也。旣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國朝邊帥。無加宮保以上者。以官至左都督而止。或斬級功多。則加祿賜蔭。又多則封侯伯。又多則于侯伯加歲祿。其又多則許世襲。或至伯而後加宮保。嘉靖中閣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周尙文。而錦衣總帥亦薦加少保以至太保矣。夫總兵一兜鍪將也。總帥三衛

杖士也。而冒燮理陰陽之寄。不亦重辱哉。是可釐而正也。

隆慶卽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于是致仕尙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使皆腰犀。僉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僉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戴褐。蓋事稍稍聞于內。一時八座諸公。尤不平。謂吾輩未滿九載。尙不得玉。而彼坐不稱而退者。乃玉耶。于是言官申明其事。謂尙書未滿初考。進一階。止當曰資政大夫。滿考授資政者。止當曰資德大夫。授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倣此。因當行天下。裁正而腰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今竊不敢以爲然。以爲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謂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與陞俸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間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卽草是詔者。答曰。公言是也。當時實以爲國家曠蕩之恩。第所謂被彈劾考察致仕者。不當援耳。自後新鄭草赦詔。第云進本一階。則林下之臣。被恩者無幾。而諸公之自相貴者。復自若也。一南兵部署員外主事以考察去者。一知州被革者。忽兩進其階。曰朝列大夫。一府同知後恩詔半

歲而考察去者。亦署曰朝列大夫。金紫塞途。見者扼腕而無如之何。所謂知州者。以進階高會。其乃弟亦大僚也。忽筦然曰。恨世宗不數赦。則吾兄且腰玉也。又聞舊一輸粟指揮使。凡四覲恩詔。輒刻一牙章。最後曰。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此二事。可爲進階者助揆腹。

又國家于大計京察尤重。其責貪官尤深。故每遇恩詔。于冠帶閒住致仕爲民復官冠帶者。必曰不係朝覲考察。而壬午詔草。當事者矯前人之刻而收人心。遂除此語。而橐金如山。草芥人命者。擁冠蓋揚揚閭里間矣。

南京六部都察院之長。嘉靖以前有乞休及起用而辭者。往往奉旨不允而稱卿以留之。惟下吏部議覆。不得不斥姓名爲去留耳。嘉靖之末。迨於近世。惟林尙書雲同一次稱卿。且有褒語爲異恩。其他卽吳萬二公。皆故大宗伯。吳又位少保爲三孤。而皆下之吏部。直斥姓名。反以爲故事。殊不知其非故事也。

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者。正德以前。侯伯爲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以李甯遠之開邑封。戚將軍之位三孤。直斥姓名。重



者僮稱爾。恐亦非故事也。

嘉靖遺詔。卹錄言事得罪諸臣。雖做改元詔旨。最爲收拾人心。機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諳典故。倉卒奏請。不能無舛。如熊太宰浹之加少保。少保三孤也。非部所宜定議也。此一舛也。得罪之臣。當酌其事理之切直。心之赤誠與否。而後劑之。今但以得禍輕重爲主。致郭豐城之卹。反優于楊富平。此二舛也。翰林春坊。自有本等階職。可贈。今擬贛善修撰。皆爲光祿少卿。是外之也。此三舛也。都給事御史。止贈通叅大理丞。其有遺誤。而撫按題請者。超二級。太常少卿致仕官。亦如之。此四舛也。自後言官所舉。尤爲掛漏。如石文介瑤本。以少保致仕。而稱太子少保。彭襄毅澤本。以致仕加少保。而亦稱太子太保。以故復贈少保。林貞肅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而止稱刑部尙書。以故復贈太子少保。今獨林公改正而已。楊文忠一品十二年滿。加太傅。固辭而止。又與蔣文定俱封伯。亦固辭而止。楊不當僮加太保。蔣不當僮加少師。此則執政之誤也。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李餘姚亦不過數日而已。

嚴常熟以候郭安陽得兩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托掌吏部起而入與閣務。趙內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體大壞矣。高以吏部爲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陟。入而報允。眞足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怪也。此祖制之大變也。

高帝不欲勛武臣廢習騎射。故雖公侯極品而出必乘馬。上下不用牀枕。嘉靖中以肩輿優禮部。翊國朱成公扈駕南巡給輿。後遂賜常乘。而崔京山張英公鄔謝二都尉方安平亦因之矣。夫勛戚至保傅。且篤老可也。陸武惠朱忠僖以錦衣緹帥而用內壇供奉。亦得濫竽。却恐非高帝意也。

余于萬歷甲戌以太僕卿入陪祀太廟。見上由東階上。而大璫四人皆五梁冠祭服以從。竊疑之。夫高帝製內臣常服。紗帽與羣臣不同。亦不許用朝冠服及幘頭公服。豈有服祭服禮。曾與江陵公言及。以爲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後訪之前輩云。嘉靖中亦不見內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實錄。皆遣內臣祭

中雷之神。此必隆萬間大璫內遣行中雷禮。輒自製祭服以從祀耶。惜乎言官不能舉正。坐成其僭妄耳。

親王體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體。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又當其時襲封者無不稱門生矣。江陵自葬父畢還朝。過襄陽南陽二府。二親王來迎。報謁留宴。彼此具賓主上坐。長揖無毫髮等差。若陶仲文之過徽。其王自跪稱弟子。俯伏吮鞞鼻。宴會必侍坐。送必候升輿。尤可怪也。

趙少保督軍過其家。停輿日以一日坐台。兩日坐家。司道守令將帥候謁行禮。每出候客。必用二劄子手立前不移足。胡少保罷官歸續溪鄉居。每入邑必用鼓吹旗幟前導。謁邑令肩輿至堂皇始下。若江陵歸葬畢。兩道請閱操。吉服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備花紅賞賚累數百金。亦桑梓間怪事也。

大朝賀。文武羣臣皆具朝冠服。獨錦衣衛官衣緋綉袍紗帽靴帶。蓋以便于承

旨捕執人。百年來未之改。獨陸忠誠炳加保傅。遂以己意製朝冠服。巋然本班之首。當時莫敢問也。

今上初重張江陵。于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夫子之於父。尚猶君前臣名。故欒黶御晉侯而叱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仍稱元輔。則礙新執政張藩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蓋未幾而穢冒無所不至矣。

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後典章。其它有以主上初卽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黨者。惟嘉靖丙辰太宰李默下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尙書而下。至尙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其後大臣有起用者。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慶之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請與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去。實爲科道所繫。劾至數十上。至是欲盡其忿。而會有疏小觸上意者。故托中貴達之上。甚忿之。大者削

小者謫。蓋高雖敢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歿。言路稍稍白其冤。于是太僕少卿魏君獲補南大理丞。右給事中周君獲遷吏部左。而少卿張御史周亦以次起矣。蓋人知起考察官之非例。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

萬歷之庚辰。南京兵部主事趙君世卿上疏。極言時政之弊。皆刺譏江陵。江陵大怒。旬日間。吏部爲升楚府長史。明年南京考察。遂斥之。壬午江陵歿。明年其事敗。言官乃交薦趙君爲禮部郎中。此起決不可已。而考察之典章爲之一變矣。此二事皆破例。故特著之。

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揖。出用雙導。左右贊善從六品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二百年故事也。萬歷己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知者謂江陵善高公。故至爲之易成法。不五年而高至禮侍。以首題舜命禹爲言官所論。以江陵有不軌謀。而高媚之。至奪官著役焚告身。當時使用故事。羅居首。必不出此題。卽出此題而高却得無恙。一抑一揚。禍福

倚伏。非人所能爲也。

詹事府詹事。班在大理卿下。累科試讀卷可考。惟宏治九年謝文正遷以內閣故班副都御史上。近年吾鄉申少傅以宮詹掌翰林。亦班其上。莫有與之爭者。自是遂爲故事矣。

故事吏部尙書體最重。六卿以下投刺皆用雙摺刺。惟翰林光祿以單紅刺相往返。至轉禮侍。則如他九卿禮。彼此皆用雙帖。而此故事廢矣。萬歷初。吾鄉王公元馭以少詹事學士。而仁和張公爲吏部。以一單紅刺投之。元駁拒不納。必改正乃已。蓋確然能守其故。獨念當時無爲元馭告者。不必拒不納。次日亦以單紅刺刺之。尤爲當也。

余少從家君于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浹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爲霖以少保次之。兵部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三孤爲重。則甘不宜讓熊。若以部序爲重。則唐又不宜讓甘。蓋兩失之也。其六部尙書雖加太子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皆正二品故耳。而甲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爲太子

少保。以先貴據吏部張公瀚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帟。而閣內用雙紅摺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近有一二翰林云。江陵于馮璫處投晚生刺。而呂舍人道曦云。在制勅房侍江陵者三載。每有投刺。皆從本房出。無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托之際。間一行之。爲人所窺見耶。

相傳六部尙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今舉進士時尙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以雙帖見報矣。余等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何時。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餘不爾也。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首揆而常熟新鄭次之。科第相去又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晚生。

何也。聞局體自此大變矣。

余欲行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槃。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揚文忠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關。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契末。或稱老友。余怪問之。文簡豈二公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關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正德中。巡撫勅諭。尙云重則叅題。輕則發遣。巡按御史及三司處。洎其後漸不復然。御史于巡撫。尙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僉坐矣。尋稱晚侍生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按彼此俱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俱稱侍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巡撫不必者宿。御史多有與之同台者。又功罪勸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

正德以前。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曾于



本院協管堂事者。尙執屬官禮。二十年來。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余初仕刑部時。尙書聞莊簡公甫去任。而屠簡肅公代之。其絜法爲天下最。喻劉應何。猶能守而勿失。如淮安理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經提牢過者。南北決囚三人。必于主事中。差資最深者。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者。有越資而差審決者。甚至有以私情借別部差者。有借本部滿除名目不當。差官而差者。此可歎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惟入翰林則稱門生。侍坐而至位三品以上。不復敍。嘉靖甲辰。吾鄉瞿文懿公景淳及第。而太保嚴公訥同考。皆詩經。瞿以齒長。坐輒據其上。亦不投門生刺也。至乙未。嚴公復入場。而少師李公春芳。復于詩經中會試。亦不于嚴公投門生刺也。此皆不可曉。

百年前京堂翰林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司府州縣。則由傍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特憲者有分別耳。吾吳朱恭靖公希周最名爲恭謹。然尙馳御史中門甬道。爲提

學胡直所強下階。胡嘗爲余言之。余不敢對。近者甯波張尙書時徹欲馳撫按。監司甬。遂至兩不相聞。而華亭董侍郎傳策馳兩道甬。亦退有煩言。今遂無此事矣。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下皆避。而吏部尙書獨不避。遇則下輿揖。余入仕時。聞莊簡公猶守此。與貴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二相不善也。莊簡去位。夏涪縣邦謨繼之。則避矣。

吏部尙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而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吏部尙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遠避矣。迄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尙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太常應天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副都御史輿。此最無謂。不知起自何代。大輿輜制不合。夫入廟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傳策爲太僕寺卿。不避侍郎輿。人以其先朝直臣。莫改難之。後竟不行。

余在鄖日。今馬中丞文煒時任荊州兵巡道。爲余言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

君某相訪。輒于大門外一拱而入。令人擁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拱。復令人擁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卽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誥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子中堂跪聽開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列其下。問作何處。余謂此更不可示人。其家勅也。非勅道府與詔赦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可也。馬深以爲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聞之。亦不以爲忤。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卽謁贈公。主於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卽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去之。諭郡毋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尊貴無跪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跪者矣。

三十年前。他郡推在吾州查盤者。州守與之抗禮歡飲。具賓主。或於門外下輿。小示別而已。邇來查盤他郡。推官至州。守入見行跪禮。乃至以他事或便道過州。亦必跪。雖宴會稠疊。謔浪歡呼。必侍坐。不敢講敵禮也。有崑山縣丞劉諸者。由給事中考察降。而御史委之盤查常熟嘉定。常熟令見之行跪禮。嘉定令禮之一如推官。惟不行跪。而劉尙怏怏不悅。恣流言。真可謂倒置矣。

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間爲青臬。前後所周旋三撫台。劉公來。傳公頤。丁公以忠皆知己。丁公又同寮。而是時撫臣體尙尊。劉公三次詢問事體。丁公亦如之。皆手書不具名。惟丁公一次用單紅帖而已。戊辰起兵備。大名撫台爲温公如璋。後余三科進士。亦舊知也。手書論事。無所不及。而筆益潦草。亦不具名刺。轉參

政。浙江谷公中虛爲撫台。交淺而知予深。每有所詢。輒另具姓名。雙摺刺余以爲奇。歸田數年來。乃知少所不用刺而稱公。稱丈屢屢。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雖能得其歡心。而事體日益褻矣。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蓋襄毅之威劫使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檟爲總督。此公守常州。遵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雖見憎白簡。爲天下所稱誦。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跪。禮遂廢。陝西巡按獨不遵憲綱。自下坐而二司夾侍左右。十年以來。一御史改正。就從憲綱矣。惟此二事。不觚而觚者可紀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翁。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

而華亭餘姚與同事則別姓以異之。然不盡爾也。至江陵晚年則直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以姓矣。

馮璫勢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呼老公公馮小屈膝答之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耳。不爲敬也。

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來。此事殆絕。而江陵歿。其黨自相驚。欲結馮璫以爲援。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

故事投刺通書于東面。皆書一正字。雖甚不雅。亦不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闕紅紙帖其上。間書啓字。而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初亦以爲雅。旣而問之。知其爲避江陵諱也。

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不過施之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以至方伯憲長皆稱翁矣。今則翰林科道吏部以至大叅僉憲郡守無不稱翁矣。又其甚者。部屬在外及丞倅司理亦稱翁矣。此其詔諛闖兀。

流穢人目。固無足道。而又有有一種可怪者。往時于鱗與余頗厭惡之。與子與輩尺牘相聞以字。然不過知己十餘人。至于詩文稱字稍廣。然亦僅施之年位輩行相若者耳。今貧士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靜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而究之。尙未識面。

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以紅綾爲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歷戊寅。吾郡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創狀元宰輔字金書于黃旗。揭竿于門。入雲表。聞此公知之。頗不樂也。而不及正矣。又一大司馬子拜錦衣千戶。一太宗伯子入胄監。郡縣皆送旗。比之中式者。加壯麗數倍。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晚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邇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是之後。巡撫亦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

變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內地之人。少聞金鼓。不無駭異。又每一台使行部。則寂然無聲。去而復作。殊不爲雅。

余于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以爲怪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往有之。不復以爲異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肩輿開路。出西北郭門。無有問之者矣。

余在郎日。襄陽楊兵巡一魁。以考滿吏部題覆陞湖廣右叅政。仍管兵巡事。當時每有文移。稱右叅政。仍管兵巡事。余竊非之。以爲非仍字。蓋緣不移道而設。不當入銜。偶閱萬曆癸未登科錄。則倪銀台光薦。以上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銜皆可笑也。當時代言者亦誤。只當稱掌通政使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也。

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羣臣服飾不甚依分。若三品所繫。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鶴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五品則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銀母等帶。六七品用素帶亦如之。而未有用本色者。今上



頗注意朝儀。申明服色。于是一切不用。惟金銀花素二色而已。此亦不觚而觚之一也。

主事署郎中員外郎不得繫花帶。而武臣自都督同知以至指揮僉事。凡署職者。皆得繫其帶。口口初以來沿襲之久。遂成故事矣。獨會典所載服色。武職三品以下。有虎豹熊羆彪海馬犀牛之制。而今則通用獅子。略不之禁。此不可曉也。

宋人諸公卿往返。俱作四六啓。余甚厭之。以為無益于事。然其文辭。尙有可觀。嘉靖之末。貴溪作相。四六盛行。華亭當國。此風小省。而近年以來。則三公九卿。至台諫。無不投啓者矣。漸次投部僚。亦啓矣。撫按監司。日以此役人。司訓諸生。日以此見役。皆不能外詔諛。辭不能脫卑冗。不知何所底止。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罪。

分宜當國。而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手。署號白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朱與之稱義兄弟。而小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

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二給事皆李姓。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提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預下請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啓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撫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母食鵝例也。若邇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卜夜。至有用聲樂者矣。

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以刻曾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爲贄。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當時匪直先君爲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爲駭矣。

余以刑部主事。慮囚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抵家及所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審錄

舊規以勅諭事重且多年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不僉坐者間有一二人持不肯亦必強之坐不容獨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蓋實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釀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如此將來何以教廉。

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威甯康德涵之習大小會必呼伎樂留連宿飲。至著之詞曲不以爲怪。若吳中舊有之則大概考察削籍不堪復收者既而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旣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瀾倒矣。乃至居喪未久輕縑白裕左州侯右夏姬以縱游湖山之間從人指目了不知怪嗚呼異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遷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

遣人投一刺。亦不答拜。蓋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陞官者。置酒于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辭不往。乃聞其糖果張嬉樂。且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爲怪。後問之余弟。乃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尙不盡然。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台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爲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余初于西曹見談舊事。投刺有異者。一大臣于正德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厮某。上恩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勛則云渺渺小學生某。皆

極卑諂可笑。然至余所親見。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家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曰湖海生。形浪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將進僕。一曰未面門生。一曰門下沐恩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嘔穢不堪捧腹。

袴。稍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上有橫摺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爲曳撒。腰中間斷。以一線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道者。則謂之道袍。又曰直掇。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邇年以來。忽謂程子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以戎服爲盛。而雅服爲輕。吾未之從也。

分宜當國。而子世藩挾以行贖。天下之金玉寶貨。無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法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鬪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脅之。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驟長。分宜敗。什九入天府。後復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奪巧取。所蓄之富。幾與分宜埒。後歿而其最精者十二歸江陵。江陵受他饋遺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矣。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

好。此價當自平也。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舟。價驟增十倍。瓷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官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徵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鑲嵌。及歛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宮掖。其勢尙未已也。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次從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內兄弟之子。次妻之親從子與姊妹之子曰甥者。次知己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諸子者行必隨行。坐必隨坐。不可踰也。次中表兄弟之子。次同年之子。次寮案會友之子。年齒懸絕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有宴會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戚兄弟之子。雖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必侍。不據上席可也。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爲同年之子多賤故也。何以明其可少殺也。同年至宰

輔而身下寮。則不敢講敵禮也。遇公事。札攝不避矣。甚至勢避而首相傾。名軋而陰相毀。有利必相競。有害必相擠。卽先君子之難。與後之凡不獲伸。伸而不能盡。一一皆同年爲之。故曰可少殺也。

四十年前。山人出外。僅一吳擴。其所交不過數十人。然易爲援拯。足自溫飽。其後臨清繼之名最重。吳縣繼之。鄆縣又繼之。名重又所獲亦皆不貲。今盡天地間皆山人。不必皆能詩。而應之者力多不繼。則亦不能盡如意。羯羶不均。其稍有才而黠者。或借名以誘之。或援勢以脅之。或故爲偃蹇以示重。或別創毀譽以相傾。而下則詈罵排詆。又其下則奔趨丐乞而已。士大夫罷官武弁不得志。太學諸生不獲薦。亦自附于山人以暫實其橐。而吳中尤甚。近有作山人歌曲者。雖若傷浮薄。而模寫之巧。亦足令快心。

尺牘之有副啓也。或有所指譏。或有所請托。不可雜他語。不敢具姓名。如宋疏之貼黃類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爲加厚。大抵比之正書。雖簡其辭而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必欲隱其名。甚至有稱副啓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

都絕。卽以我爲簡。亦任之而已。



觚不觚錄終

古今說部叢書

睽車志

宋歐陽玄著

無處非鬼

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自女牆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耳。

以鬼爲飯

江南有人長七丈。名黃父。以鬼爲飯。以霧露爲漿。

賣鬼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不喜人唾。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唾之。恐其變化。賣之。得錢千五百。

却鬼丸

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却鬼丸。

鬼血

瑪瑙。鬼血所化。

部鬼

部鬼將軍王虞。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其形畏人。

馬鬼

馬鬼名賜。

人鬼各半

有女巫識鬼形狀。孫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

衣服鬼

衣服鬼名甚遼。又世說曰。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然則衣服亦復有鬼耶。

才鬼

陶貞白曰。寧爲才鬼。無爲頑仙。

下鬼

紫元夫人受寶書于魏華曰。有泄我書。身爲下鬼。塞諸河源。

食魅

拂胃食虎。雄伯食魅。

俚鬼

虎所至。俚鬼爲之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

鬼仙

鬼仙出太真科經。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鬼陣

昔人謂碁爲鬼陣。

鬼宿

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吳氏嘗謂佛乃一靈鬼耳。

俗鬼

嶺表占卜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篾竹卜。俗尙鬼故也。

瘡鬼

杜子美詩。三年奄病瘡。一鬼不銷亡。

破面鬼

齊東昏卽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卽以甌投孝嗣面。曰。汝便作破面鬼。

羅鬼

鬼方俗爲羅鬼。

爲鬼所笑

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寵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

領萬鬼

神荼鬱壘領萬鬼。

鬼乞婿

劉積中一夕見女鬼長纒三尺。自燈影中出。向劉乞婿。一夕又向劉煩主人作舖公舖母。

鬼錄

古詩。奄忽就鬼錄。

省中多鬼

晉以來。尚書省多有鬼怪。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見者多死。宋徐孝先居之。鬼物遂息。

人鬼相觸

梁傳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自是郡遂無患。

井鬼

井鬼名瓊。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

畫車辟鬼

漢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

變鬼法

口俗有人能爲變鬼法。

鬼衣

鬼衣無縫。

鬼虎

一婢方臥。有婦人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卽腹痛。開戶如廁。忽爲虎所搏。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忠鬼

後周李遠曰。大丈夫寧爲忠鬼。

祀貓鬼

隋獨孤陀。好左道。祀貓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移于祀貓鬼家。

黎丘鬼

梁北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鬼喜。効人子姪之狀。扶而迫苦之。歸而誚其子。始知奇鬼也。明旦復往。其真子往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沉鬼

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



鬼還

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冢。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吾今隨汝歸矣。子到家。聞聲已在堂中。呼妻女出。慰問欵密。宛如生時。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

敬鬼

東甌敬鬼。壽百六十歲。

鬼持矛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

小鬼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見封禪書。

鬼忌

雷煥謂華曰。門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鬼偷

丹陽張承先。有一鬼爲張偷得一箭。云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也。

鬼主

南蠻傳。俗尙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

青鬼

劉禹錫南中詩曰。淫祀多青鬼。

鬼魅取伏虎

吳時倪彥思。忽見鬼魅入其家。乃延道士逐之。酒餼旣設。道士便擊鼓召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陰摩羅鬼

崔嗣復預貢入都。一夕宿僧寺。忽有聲叱之者。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

鬼。恐是耳。嗣復後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

鬼時

人以子時祀鬼。言子者鬼也。

海潮鬼

一人夢亡者曰。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

鬼事

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

鬼媒人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鬼不傷人

有道之日。鬼不傷人。

烏鬼

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以爲烏蠻鬼者是也。謂鷓鴣者。非。

鬼矢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鬼書

鬼書有業煞。刁斗出於古器。

判冥鬼

張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

鬼宮

鬼詩曰。流水涓涓芹芽。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鬼携扇去

范魯公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因携公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鬼治家

有民家主死不離其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

鬼豕

齊人歸罪。取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

鬼至

鄭人殺伯有。每相驚言其鬼至。則皆走。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牛鬼

李賀序曰。牛鬼蛇神。

無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須臾消滅。

鬼談易

陸雲夜行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易。音致深遠。向曉尋昨宿處。乃王弼冢。

鬼之董狐

干寶爲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新鬼

杜詩新鬼煩冤舊鬼哭。

鬼眼

晉王範行荒澤中。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

鬼雄

屈原國殤云。魂魄兮爲鬼雄。

鬼手入牕

馬公亮少時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疾呼。手不能縮。

原鬼

韓愈作原鬼。

書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義之鬼。李賀詩曰。願持漢戟招書鬼。

山鬼

楚辭山鬼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不信鬼

阮宣子不信鬼。

鬼影

晉陳超誤勸殺人。後鬼常爲祟。乃逃于長干寺。易姓名避之。一日臨水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

鬼才

世目長吉爲鬼才。

燈下鬼現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予恥與鬼魅爭光。

鬼賊

史曰。此如鬼賊百方害人。

點鬼簿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時人號點鬼簿。

鬼火

鮑照曰。昨行春竹叢中。鬼火狐鳴。殊爲哀切。

女鬼

王彥伯善鼓琴。燭下見一女子。披幃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雅。彥伯曰。所未曾聞。女曰。此向所謂楚明光者也。

鬼唱



李賀詩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釣鬼

李子昂春日以游絲釣鬼。

紙上鬼

李恒家事巫祝。陳增妻召恒。恒索于水盆中沉白紙。使增妻視之。正見紙上一婦人被二鬼驅拽。增妻皇懼告增。增明召恒。還以水盆沉之。恒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驅拽。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蓋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

鬼啼

杜詩。山鬼啼春竹。

鬼借筆

王紹夜讀書。忽窗外有言借筆者。紹與之。於窗上題一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

俠鬼

賀詩曰。此中多俠鬼。

鬼詠

甘露中有人夜泊巴州。忽聞有人朗詠。曉訪之。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詠詩處有人骨一具。

鬼續句

鄭郊過一塚上。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鬼聽法

生公說法時。有鬼來聽。生公識之。喝曰。何不爲人去。鬼以詩對曰。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生公勸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鬼生子

胡馥之婦卒。忽於燈後見。就依如平生時。云當爲君生一男。馥如言。暗而就之。十月始娠。果生一男。男名靈產。

絕鬼食

宗岱著無鬼論。無能屈者。一鬼化書生。振衣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饗鬼

若於墓祭祀都無益。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呼鬼名字。必得饗也。

治中惡鬼

夏侯弘捉得一小鬼。問所持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

古鬼

杜牧詩。古鬼哭幽塚。

鬼貪食

一人見尸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

鬼舉錢

太山府君家撒帳。錢大如鑿四十鬼不能舉一枚。

鬼子

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後生子。抱以還充。故陸士衡嘗盧曰。鬼子敢爾。

與鬼語

漢時王恽。字少林。爲郿令。一夕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白蓋。恽以衣與之。訴爲縣門下游徼所害。恽曰。當爲汝報之。鬼捉衣而去。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彼走馬與鬼語。

鬼手

世說曰。冷如鬼手馨。

鬼中毒

有鬼偷食。人以毒藥中之。須臾聞在屋頭吐。

剩鬼

買人章某死。有人遇于路。問之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

鬼氣

楊仲弘以下詩文多殺機鬼氣。

鬼兵

姚萇旣殺永固。一夕寢疾。見永固云。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卽相謂曰。正著死所。

愚鬼

史曰。愚鬼弄爾公。

鬼囊

一人於鬼手中奪得革囊。鬼笑曰。此蓄氣袋耳。其囊可盛數升。絳色如藕絲。携于日中無影。

鬼葬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

難見如鬼